

翠翠说：没有女孩，就把银字留给下代女子吧

卡金锁说：我只做了生两个女儿的准备，只想了两个名字：花和果

利说：我孩子的名字都用两个

卡金锁说：我不是他

利说：我不是他

利说：我不是他

卡金锁说：只要是一份工作，干什么都成

秦秋凤说：你只爱

王香莲说：这巨女儿一部不是省油的灯

全娣说：一个孩子太少

卡娘说：谁不为钱

卡银花说：孩子姓卡，那才叫正宗的一四世同堂

卡玥说：我已经不相信男人了

卡金武说：行，行，我和你结婚

卡涌说：既然不能适应社会，那就淘汰吧

卡银疑说：我的命运是被爹娘给的这张脸改变的

道琼斯说：你去看看，我家有多穷

卡翊说：我将

卡飞说：已经是成人了，我谁也不跟

你说

NI SHUO

郭蕙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郭蕙/著

你说

NI SHUO

字留给下代女子吧
两个女儿的准备
两个女儿的花样年华

儿，银，字，本，国

他们，一，样

果说，只要是份工作，干什么都能

金蝉说，一个孩子太小

是省油的灯

下银

金武说，行，行，行

那就淘汰吧

康说，我的命

福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说 / 郭蕙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302-0838-1

I. 你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97 号

你 说

NI SHUO

郭蕙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[www. bph. com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80 × 1230 32 开本 12.25 印张 321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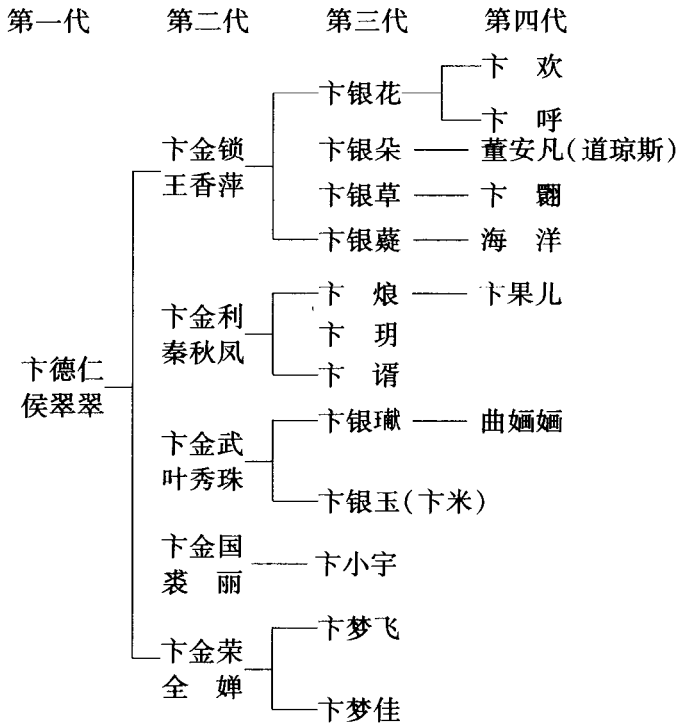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 000

ISBN 7-5302-0838-1
I · 803 定价: 22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家族人物谱



目 录

○ 篇

3/卞德仁说：其实，我心里也是这么想过哩

16/侯翠翠说：没有女娃，就把“银”字留给
下代女子吧

第一篇

29/卞金锁说：我只做了生两个女儿的准备，
只想了两个名：花和朵

40/卞金利说：我孩子的名字都用两个字，女
儿“银”字就不用了

49/卞金武说：行，行，我和你结婚

62/卞金国说：运气是我坚持出来的

74/卞金荣说：我不想和他们一样

第二篇

85/卞德仁说：日子过得真快哟

91/卞银花说：孩子姓卞，那才叫正宗的“四
世同堂”

101/卞银朵说：只要是份工作，干什么都成

109/卞银草说：他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

121/卞银蕤说：我的命运是被爹妈给的这张脸改
变的

132/卞金利说：三个孩子，你可管好了

142/卞金武说：两个女儿都是像了她妈

第三篇

- 153/叶秀珠说：怪我吗？怪你
163/秦秋凤说：你只要不跟我离婚，我不管你
173/全婵说：一个孩子太少
186/王香萍说：这仨女儿，都不是省油的灯
201/卞银蕤说：我心里永远有他
220/侯翠翠说：银元留给谁

第四篇

- 231/卞娘说：谁不为钱
249/卞玥说：我已经不相信男人了
263/卞谓说：既然不能适应社会，那就淘汰吧
273/嫫嫫说：娘，俺给你打手机，恁咋不接呢
289/卞银玉说：我的名字从此叫“卞米”
304/卞小宇说：卞银蕤是我姐

第五篇

- 325/卞欢说：你就不该生我们
335/道琼斯说：你去看看，我家有多穷
349/卞翔说：我将来一定要让妈妈享福
357/卞梦飞说：我已经是成人了，我谁也不跟
372/卞银蕤说：他们都是我的孩子

○ 篇

卞德仁说：其实，我心里也是 这么想过哩

没有任何仪式，卞德仁就娶了侯翠翠。卞德仁比侯翠翠大五岁，两人都是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，他们合二为一的生命是从现在开始，也是将交给未来了。

卞德仁生在山西南部的侯马镇，民国五年，他的父母先后病逝，他没有兄妹，八岁的他成了孤儿。没有儿子的叔叔收养了他。叔叔家以酿醋、卖醋为生，有个酿醋坊。叔叔、婶婶对他还算过得去，虽然他小小年纪就被分配了一些家务杂活儿，但他们给他吃给他穿，对他不亲也不斥骂、殴打。卞德仁心里还有几分感激，想着将来长大还要报答叔叔的养育之恩。在他十岁时，叔叔大度地将他送进了私塾，叫他好好念书，说他们没有儿子的话，等他们老了死了，醋坊就交给他了；做掌门人，不识字没文化是不成的。但是，两年后，婶婶生了儿子，他们立即停止了供他念书，说他不小了，可以到醋坊做帮工了。卞德仁给叔叔做工，是没有分文工钱的，拿叔叔的话说，他们管他的吃、住、穿、用，早就顶足了，或许还有些倒赔呢。卞德仁很受命，也没有计较的意识，没有怨言。还想，他是不能老依靠叔叔的，等他

长到了十七八岁，他就离开醋坊，到外面打工挣钱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己安排自己。但是，十六岁时，情况就改变了。

有一天，卞德仁给一大户人家送醋上门后，回来的路上，见一边的沿街处围了一层人，有热闹看似的。他好奇地也凑了上去。只见一中年妇女坐在路边的石头崖子上，怀中依着一个十岁左右大的小姑娘。小姑娘的头上插了两根发黄的干草。妇女和女孩穿得不破不脏，干干净净的花棉布长衫，女孩的两根辫子梳理得齐整利落，上面还扎了大红头绳；她玲珑的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绣花红布鞋，倒像过年时的喜气穿扮。她的脚是没有裹过的，这个年代，裹脚和不裹脚的都有，不裹脚，也没有太不正常。看了小姑娘头上的草标儿，人们便知这是在卖孩子呢。那年月，摆在路边卖孩子的不足为奇，奇怪的倒是那母亲不像是卖孩子的，孩子不像要卖的。哪有这样体面穿戴的会沦落到卖人呢？常见的卖人者和被卖者，一同的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身子骨瘦如柴，脸色蜡黄，一副饥饿、日不饱腹、贫困潦倒的样子。眼前的母女，不仅穿戴净落，脸色也是白净的。女孩的脸还有些圆润，隐约还有一丝红晕；母亲的脸色是煞白的，有种过分的净白，像是只擦了粉，而没有涂胭脂似的，定睛细观，就能感到那是因为虚弱而呈现出的贫白，已经没有什么血气润色了。果然，地下用石子压着的一张黄纸黑字的告文，上面写道：

吾早年丧夫，无亲无友，与女孤守几余载。而今，吾身有肺病，已时日不多。望好心善人买走吾女，对吾女定要好生相待。吾女命硬，买她不怀好意者，定将被克！而意善诚实者，必能相扶于之！

吾女：侯翠翠，民国二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出生，虎相。

告文上面的字没有什么难字，卞德仁基本读得明白。看罢，目视女孩，女孩是好看的，鹅蛋的脸盘上，有一双动人的大眼睛，眉毛弯弯的，鼻尖处微微有些上翘，红润的嘴唇小巧而饱满。卞德仁看着她，眉头微微皱起，想：她咋能克人呢？围观的人对女孩的命“硬”议论纷纷。说着说着都是不住地摇头。

有人问女孩娘：你夫是啥属相？

“龙。”女孩娘淡漠地回答。

人群哗然。有人念叨：实属克人！实属克人！

人们跟着哩哩啦啦地应和起来。接着是一连串的声音：这咋敢要，是仙女也不敢要哪！人群渐渐散去。

女孩娘平静、淡漠，尽力气地对离去人们的背影说：你只要是好人就不怕！她爹那不是好人！报应的！

人群来一拨，走一拨。卞德仁却始终不想走。女孩的模样着实叫人喜欢，他盯着她看起来就没够。他对她还有怜惜。他的眉头舒展开来。女孩忽闪着大眼盯着他，期待他什么似的。他攥紧拳头，心里想：我要是有一个香包或者绣花手帕，那该多好啊！他想有礼物送给女孩，女孩会有多高兴呢！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身无分文，却还是上下口袋摸了个遍。他绝望得有点心痛。女孩朝他投出微笑靥，她的樱唇抿出一条月牙，她嘴唇的左下角处现出一个浅浅的旋涡，她还有个酒窝呢！卞德仁的心更痛了。他觉得自己有点无地自容，不能为女孩付出什么，却在享受女孩给他带来的心悅。

他强撑着，从嗓子眼儿哽出一句话：多少钱卖呢？

女孩娘打量着他，眼中清冷地，说：只要是个真好人，能护疼她一生，多少钱都卖。

卞德仁用力咬着下唇，两只手再次攥紧。呆木了一阵，转身就走了。他的眼中落下了两颗大大的泪珠。他的心里头是恨透了自己的无能。

回到醋坊后，卞德仁一直是魂不守舍的。他总挂念着那个命硬的侯翠翠。他其实不怕命“硬”。他小时就听他娘讲过，说命硬的人都是好人，克只克软命的坏人；命硬的人反倒是能够扶持好人的。那话和女孩娘讲的是一个理。这样，他不仅不怕侯翠翠命硬，反倒想去买她了。随后，他想：他买了女孩怎么办呢？他想侯翠翠应该是做他的妹妹的。他是孤单一族，叔叔的家是叔叔的家，叔叔有儿有女，他插在边缘还都碍眼呢。他买来侯翠翠，他们应该像亲兄妹一样。每日，翠翠哥哥长哥哥短地叫着，舒心死了；他带着妹妹独自生活，他在

外挣钱，养活她，好生待她，等她长成俊美的大姑娘了，他给她寻个好人家；永远地，他们延续着、发扬着他们亲人的关系，相互来往、走动，相互问候、相互关心、相互知心。那幻想的图景是抓着他心的一种幸福。

美好的想罢，眼前的现实令他困恼。他倒不是离不了醋坊。十六岁，也不小了，出去独立，他是有这个胆气的。他是发愁地想：他怎样才会有一些钱，可以去买女孩啊！想到这点，他恨不能将自己砸成铁炼成钢地去卖了。他的心在飘忽中，脑袋在昏沉中度过了一天。第二天，他六神无主地还在想女孩，心里觉得她就是他的亲妹妹了。他放不下“妹妹”，找时机溜出醋坊，拔腿跑向昨日侯翠翠母女待的那条街。远远地，他看到那儿有个人围的圆圈。从人群的缝隙中，他看到了女孩。他悬着的一颗心，石头一般落地了。他扭回身，双腿打软地往回走去。走着，他的腿上有了力量。一瞬间，他想他能有钱了。他脑中忽地闪现出他曾经偷窥过的一幕。他的婶婶曾经将几个银元放进了妆奁中。他想，那是婶婶偷偷存下的私房钱了。要不是亲眼目睹，他哪里会想到妆奁里藏着银元？而那个妆奁，就是放在梳妆台的抽屉中，抽屉从不落锁的；他经常去打扫那卧房，他是清楚的。婶婶的聪明就是为了使人对那抽屉无意，上了锁，反倒会引起人的注意和猜想了。

卞德仁想，他要尽快偷出银元来。

偷银元进行得很顺利。他只偷了一块。他本来想全部卷走，但于心不忍，那样的话就罪孽太深了。就是揣着那一块银元，心里还有些愧疚和不安。他安慰自己说：我这么多年的工钱，又能换成多少块银元呢？我只拿了一块银元，一块银元，才一块啊！这么在心里念叨了几遍，心安了。

他谎称上茅房，迫不及待地奔门而出。

命硬的侯翠翠还没有卖出。他喘着气，拿出银元递向女孩娘，说：这够吗？

女孩娘盯着卞德仁，他四方脸，四方嘴，眼睛单眼皮，两个腮帮

子有些鼓胀，像是嘴里塞了一口馍，模样是平常的，但他的眼神中流溢着诚善之气，是个好人样；他身子还是结实的，凭力气他是能够有个生路的。女孩娘呼出一口气，说：虽说你相貌不上眼，可我看得出你是实诚之人。说着伸出苍白的双臂，接过银元，念叨说：够了，够了。

卞德仁说：她就是我妹妹，我会万倍地对她好！说着拉起侯翠翠的手，用劲地说：走！

女孩望着娘，泪眼盈盈，委屈似的叫了声：娘！

娘将银元塞进女孩的衣袋，推了她一把，咽了口气说：娘看人不走眼，去吧！

卞德仁惊异地说：银元是给您。

娘摆下了手，说：我快死的人了，要银元也是带到了阴曹地府。说罢站起身，叹出一口气，说：这是乱世，你们有命就好好活吧。说完，取下女儿头上的草标儿，攥在手里，转身走了。

侯翠翠嘴一瘪，默默地哭起来。卞德仁伸手搂住女孩，说：你有哥呢！

有了侯翠翠，卞德仁独立的时候来到了。因了偷了一块银元，他也不敢再在醋坊待了。他想：直接告诉叔叔他要走，叔叔不会立即放他的，这样翠翠怎样安置呢？当日，他将翠翠藏到了一个瞎了眼的鰥夫家中。鰥夫唯一的儿子为了讨口饭，几年前做了皖系军阀的兵，之后音讯全无，生死不明。瞎眼的鰥夫只好每日以乞讨为生。鰥夫窝棚一样的家破烂腌臢，污气难闻。鰥夫心地善良，又是个瞎眼，卞德仁将翠翠搁在这儿非常放心。他交代翠翠除了去茅房，不要出门，不要搭陌生人的话。他回去装好行当，晚上等他的叔叔一家睡了后，就跑出来接她。翠翠很听话地点点头。鰥夫为了“保护”翠翠，下午没有出去乞讨。当夜十点，卞德仁喘着奔跑后没有回下去的粗气，来到了窝棚。他身上背了一个用黄布捆扎的大包裹。窝棚没有锁，卞德仁推门就进去了。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卞德仁辨清了床上躺的是翠翠，鰥夫耷拉着脑袋，靠着墙皮呼呼睡着。卞德仁将包裹放到翠翠的脚

头，给翠翠抻了抻被子，坐到床边，昏暗中看不清翠翠的脸庞，他却望着翠翠，心里说：妹妹，我们去哪儿啊！向东就去河北，向北就去辽宁，向南就去河南；选哪儿，将来的生路一定是不同的，他想，要是他带不好，养不好妹妹，就罪孽了。他之前的兴奋已经消耗了，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做决定。他想问问鰲夫，毕竟他是长辈，比他有远见；他说他们去哪儿好，他们就去哪儿。

鰲夫说向陕西以西的地方去吧。卞德仁惊异地说：那儿偏僻荒凉呢，人说不是好地方，不好活命呢。鰲夫说：那儿有水有地有人的，饿不死人。这世道，人多的地方最乱世，仗多死人就多，西边仗少。有命活比死了强。命在就有了活法，活法万样，一辈子都活不过来，死了冤枉自己哪！卞德仁点点头，说不走到这辈子的头，他的命不想丢，更不能丢了翠翠的命。就向西走了！

这时，翠翠从怀中衣袋中掏出一块银元，递向卞德仁，说：哥，这银元给大叔吧。卞德仁犹疑难为。他想：给了鰲夫，他们怎么办呢？

翠翠机灵地看出他的心想，从怀内又掏出一个红布袋说：哥，这里面还有两块银元，是我娘给我的。

卞德仁露出惊喜，立即拿过翠翠手中的红布袋和银元，想了想，将单个的银元又放到翠翠手中，解开红布袋，拿出一块银元，走到鰲夫身前，将银元放进鰲夫手中，说：这块银元你用吧。

鰲夫马上做出反应，准确地抓住卞德仁的手，把银元塞回他的手里说：我一个瞎子，拿着银元就是让别人抢呢。你们路途长，只几块银元恐怕都不够用。

卞德仁握着银元，想想也是。转身拿过翠翠手中的银元，说：这是我买你的，咋也不能花用，永远留着吧，做念想了。说着把银元装进了袋子。

翠翠提醒说：装在一起，咋能分得清？

卞德仁愣了一下，拿出那银元，看着翠翠，笑着说：看我笨的。想了想，说：这块哥揣着，你娘留的你揣上，用的时候朝你要。说

罢，系紧勒口，递给翠翠。

翠翠摇了下头，没有接红布袋，说：哥管上吧。

卞德仁犹豫一下，点点头说：好。放心吧，你信得过哥，哥也信得过自个儿！说罢到床铺前解开包裹，从里面摸出一把手掌大的剪刀，在那单个的银元上，在袁世凯的“头顶”，用力地用剪刀刀尖刻出了两条等号，说：这就有记号了。两条线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。然后又解开红布袋，把刻了等号的银元装进，再系好，揣进怀中口袋。

卞德仁从包裹中拿出一个纸包，打开，里面包的是一擦白面烙饼。他先取出一张烙饼递给翠翠，翠翠张口吃了起来。然后，卞德仁取出一半，放到鰲夫手中，说：这够你吃两日的。吃到肚里别人就抢不走了。

鰲夫立即摸出一张饼，顾不得说话，大口嚼起了烙饼，饿急似的。一张饼下肚，鰲夫说：快走吧，路上白天的时日珍贵呢。

卞德仁重新捆好包裹，背起，对翠翠说：咱们走！

出外行进，路途是艰难的。卞德仁和侯翠翠向西行进的步伐是像蜗牛一样缓慢钝迟的。他们坐汽车、乘马车，渡皮筏、蹚溪河，走山路、爬山坡；路迢迢，水长长，经过了一村又一村，路过了一庄又一庄。他们风餐露宿，日晒、风吹、雨淋，他们的身子骨是病了好，好了病，循环往复，往复循环；一块银元兑换的纸币、铜钱渐渐花完了，又一块银元换来的铜钱、纸币又花完了；翠翠卖了头发，像个男扮女装的小子，走到哪儿，卞德仁就在哪儿找活儿干，没有活儿，没有钱，他们就要饭，拾破烂。那个时候，卞德仁对不起翠翠的心是撕裂一般的。翠翠不忍卞德仁操劳，几次说，换了那个刻了“等号”的银元吧。卞德仁坚定地摇头说不，看着翠翠说：换了，就等于是卖走了你哩。翠翠便不说什么了。三个月后，他们终于挪到了一个叫兰州的大城镇。这个城镇人烟稀少，像是乱世里的一个歇脚点，却也不平静。这已是陕西的西面，卞德仁问人，这叫不叫西边了？人回答不是最西，说往西还大着呢。卞德仁说：西边比这安全吧？人说：没去

过，听说比兰州这儿更荒凉，去那儿，都没有公路呢。卞德仁看着翠翠已经变黑、发红而有些干糙的脸蛋，松口气说：这就到了，不用再走了，我挣了钱，就给你买抹脸膏，你的脸色又会变白变嫩了。

他们叫花子一样地出现在兰州的街头上，他们打听哪里有低廉的房屋出租；他们身上除了那块刻了等号的银元外，只有几张纸币了，卞德仁合计了一下，这些纸币，只够他们维持一天，最多两天的住宿，还要不吃不喝。他想，吃喝他暂时可以出去讨要，住一定要住进屋里，他们一路上已经露宿街头无数日了，该到头了。到了兰州，是要在这儿立家的，兰州也就好像是家了，有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街头了，这头是不能开的，不然或许就成了将来的预兆了；兰州是头，也是尾，牵好了头，就有好尾。卞德仁以此为动力，马不停蹄地四处寻找劳力活计：擦皮鞋，到黄河码头替人扛大包，帮人抬棺材、埋棺材，抬死人、埋死人，替人担水送水，他捡来一破木板，用锯条锯成四方块，擦净上面的污垢，向房东借了笔和墨，把能想到的可干的活儿，写在了木板上。没活儿的时候，他就双手举着木板在胸前，站在最热闹的街边，等着活儿来找他。他的活儿是没间断的，他和翠翠的生计就断不了了。他们省吃俭用，渐渐还有了些余钱。翠翠每天在用抹脸膏，脸蛋渐渐在变向白润。他们对外人说：他们是兄妹。

这么散打散弄地过了近两年，卞德仁居然干出了名，他奔劳的能力和身子的强健，被人一传十地传了开来。一大户人家看上了他，特意叫管家招来了卞德仁。这家人姓匡，是做水烟生意的。卞德仁来匡家是给他们做人力车夫的，原来的人力车夫已经过了三十岁，被辞了。这是份难得的差事，匡家每月给他的工钱比他单干时的月平均数要多出四五块钱，而且，还管他吃住。更主要的是，在卞德仁看来，他进了人家做事，比起以前的游散奔劳是大进一步的，是向安稳靠了，感觉上也是有点入成了兰州这块地界的人了。

吃住在匡家，他就不能回到他和翠翠的“家”了，搁着翠翠一个人在家，他不放心，就向匡家主人讲了这心思。匡家大老婆问了翠翠的年龄，说她去给做饭的老妈子做个下手吧，那儿早该添个人手

了。卞德仁并不希望翠翠伺候人，他想他能养活她就够了，但又想，翠翠也不小了，学着干点活儿也是应该，对她将来嫁人家是有好处的，便答应了。匡家自然以为卞德仁和翠翠是亲兄妹，就说他妹子就住卞德仁那个屋。卞德仁住的是匡家放破烂的屋，屋里的地方快被破烂堆满了，空余的空间只够放了个单人床。卞德仁想，他和翠翠咋住呢，毕竟他和翠翠不是亲兄妹，住得紧，咋能方便哪。亲兄妹倒真是没什么的，穷人家的孩子，不论男女，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是常事。虽然他和翠翠在外面也是同住一间房，但两人各睡各的床板，中间是拉了块深色的花布隔着呢。想是想，嘴里却不能说出来。应着只好说行，行。翠翠来到后，卞德仁红着脸说：你和哥“打老通”睡吧。翠翠小孩一样欢快地说：哥就可以给我焐脚啦！卞德仁脸烧到脖子根处，想：看我都想啥呢！回头也化为欢快，想，这是腊月，正是可以给翠翠焐脚的时候。

来到匡家几个月后，翠翠干活很伶俐，加上她长相俊俏，匡家大老婆对她很是待见。她清闲时，经常地，把翠翠在厨房的时间给拽过来一些，换成陪她说话或者给她捶背。厨房的老妈子是没有理由不高兴的，使唤的权力本来就在主人家的手里。去过几次后，翠翠就害怕去了，因为在那儿，她是时常能够碰到大太太的二儿子。那二儿子是个单腿，据说断掉的那条腿是六年前被闯入匡家的盗匪砍掉的。断腿半个肉团似的吊着，穿在上面的裤子，大半截空荡着，就打了个结，像是那肉团上挂了个布袋。单腿的他，日间，双臂下架着双拐，蹦来蹦去地走动，没有什么障碍的。翠翠怕他并不是因他是个单腿，而是他盯她的眼神，直勾勾的，有点要狠劲地将她吃到他肚里似的。这瘸儿子并不爱说话，所以有什么，劲全使在眼睛上了，而他的眼睛，鼓鼓的，金鱼眼样子的。不好看，还不柔寸。他并没有对翠翠使坏，翠翠也不觉得他坏，就是怕看他的眼睛。有点小孩没有见过鬼，却怕鬼一样的心理；本能俱来的。如果翠翠不来大太太的屋，她是很难见到他的，他没有缘由去厨房，厨房也没什么好去的，没他坐的地方，他架着拐杖支撑着，多累啊。在大太太的屋里，他可以将拐杖扔到一